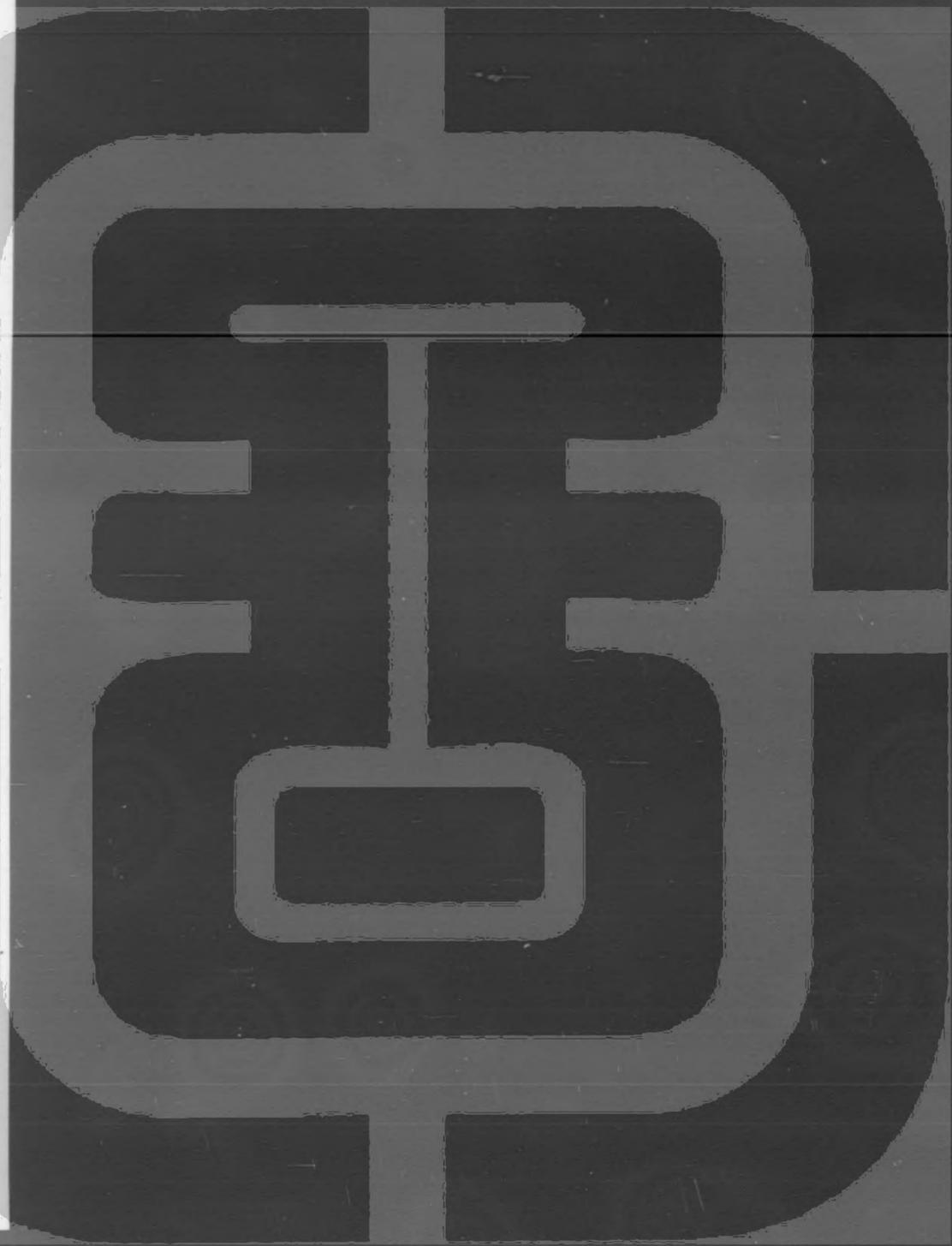


雲谷雜記



雲谷雜紀卷四

宋

張

湜

撰

玉蘂花宋景文摘碎云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  
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揚  
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卽李衛公所謂玉蘂也舊不可  
移徙今京師亦有之劉原父詩云淮海無雙玉蘂花東  
坡詞云后土祠中玉蘂花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  
花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詳以上所說則玉蘂卽  
瓊花也曾南豐白山茶詩云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蘂蕭

條迹更塵姚令威西溪叢語云唐昌玉蘂花今之散水仙揚州瓊花今之聚水仙但樹老耳如此又有是二物今瓊花后土祠及番陽洪文敏公花園俱有之而玉蘂丹徒山間及雪川人家多有之與瓊花實爲二物也予始以曾端伯謂山礬爲玉蘂爲非然猶未敢遽以爲是後讀葛立方韻語陽秋不覺爲撫卷蓋所見閤合人意有如此者又數年復得周文忠公玉蘂辨證遂得以決玉蘂瓊花斷然爲二物知楊汝士之帖爲僞曉然韻語陽秋云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瑒花卽唐昌玉蘂花以予

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文忠辨證云唐人甚重玉蘂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蘂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出一英出衆須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于此羣芳所未有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松音陣南

史劉杳傳所謂松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爲據徇俗訛松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復疑未安于是劄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藥祇因好事者僞作唐人之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又云以玉藥爲瑒起于曾端伯子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文忠之辨其詳確若是而獨不及榘字豈偶不記及邪但劉杳所謂松者恐別是一種今花之芳烈者皆可釀酒

如木犀醱醱之類是也似未可以其醞酒便指山礬爲松也

又康駢劇談錄云長安唐昌觀舊有玉藥花每發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迴出于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旣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之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

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詩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瑒花卽玉蘂也介甫以此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一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士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無疑矣又程文簡公雍錄云唐昌玉蘂花長安惟有一

株或詩之曰一樹瓏鬆玉刻成則其葩蘂形似畧可想矣春花盛時傾城來賞至謂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賦詩以實其事則爲時貴重可知矣山谷曰江南野中有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陋其名改曰山礬此花之葉自可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又高齋詩話云玉蘂卽今瑒花也予按瑒玉珪名也瑒鄭音近而呼訛耳吾鄉又呼烏朕花朕鄭瑒音亦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處卽有此花其葉類木犀而花白心黃三四月間著花芬香滿野人家籬園皆斫

其枝帶葉束之稍稍受日葉遂變黃取以供染不藉礬石自成黃色則魯直之言信矣至謂僅高三二尺者蓋土人不以爲材稍可燃燎亟樵之不容其長惟長安以爲貴異故其幹大于他處非別種也予家塾之西有一種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闔一里人家香風皆滿比予辛未得第而歸則爲人所伐矣乃知唐昌玉藥正是人護養所致非他處無此木也又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藥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

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于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峰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使如以上諸說則是唐之玉藥斷然爲今之山礬也予詳玉藥在唐亦不特見于唐昌觀而已如內署既有之翰林學士院及集賢院又有之潤州招隱山又有之李德裕平泉又有所謂連房玉藥者其載述則有李肇翰林志賈氏談錄李德裕劉禹錫白樂天文集及沈傳師楊巨源張籍王建諸公詩亦不特見于劇談錄與夫嚴給事諸一時所賦而已

原註唐李肇翰林志云院內古

槐松玉藥署學士至者雜植其間殆至繁隘李德裕招  
隱山觀玉藥樹寄沈大夫云玉藥天中樹金閨昔其窺  
其自注云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內署沈  
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  
際大夫草詔之日皆要予同玩賈氏談錄云贊皇平泉  
莊周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至今悉  
已絕惟鴈翅檜珠子連房玉藥僅有存者連房玉藥每  
開萼上花分五朶而實同一房也集賢院玉藥詳見劉  
禹錫題集覽閣詩并白樂天懷集賢王校書詩中  
其花在當時自唐昌觀之外  
惟內署翰苑及集賢院有之則珍貴可知矣今程文簡  
洪文敏乃云江南凡有山處卽有之甚至彌亘山野與  
榛莽相似蓋二公俱祖曾端伯之說而失于致審且長  
安唐都城也四方之人輻輳于是曾無一人識其爲山

礬此固可疑今花木稍異者必窮幽及遠百計以致之  
豈有長安貴重幸爲僅有而他處彌亘山野乃與榛莽  
爲比恐無是理康駢云其花發若瓊林瑤樹李德裕云  
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今山礬花藥細碎枝葉龔  
疎非可以瓊林瑤樹爲比花落亦無回旋之態只詳此  
數端則玉藥別是一花非此山礬明矣山礬所以名不  
一者緣諸公不考究字書其說遂致紛紛殊不知字書  
中自有此一字集韻檍丈忍切又作柎木名灰可以染  
从朕至今俗謂之烏朕未有如程文簡所云其音義分

明如此惜諸公之未見也曾端伯所稱段謙叔所藏之帖不知何自而得之恐是好事者爲之字書中又有松音陣亦作機云木汁可作酒聲雖相近恐別爲一種聲

既相近他日必有以松機爲疑者故詳及之

原註機今有兩種一

種曰烏機木埋堅密而瑩白花極芳烈一種曰白機枝葉與烏機少異而香亦少劣染家亦用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頤貞撰荆府功曹蕭成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暉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予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勅緋紫

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逾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又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卽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內外五品以上檢校判試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則賞魚袋正唐制也蓋公偶不曾考及

容齋隨筆唐世赦宥推恩于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

耕藉田耆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勅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耆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以上皆容齋云予按隋煬帝大業七年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詔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然則自隋已有版授太守者非特絕優于唐也高宗顯慶五年如并州勅

并州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乾封元年封于泰山大赦改元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武后光宅元年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勲兩轉老人版授官睿宗先天元年大赦改元版授九十以上下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玄宗開元十一年版授耆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是則由高宗以來行之屢矣非始見于開元二十三年耕藉田時也

容齋續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于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

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為可疑者也誤嘗考之當有兩薛收遊王氏之門者曰河南薛氏其人曠而肅中說以理達稱又以其妙于言理方之莊周原註王績

遊北

文中子述元經收為之傳未就而歿

原註予嘗見阮逸所作元

經有薛氏傳此不待識者已知其偽矣

而諸公多惜其亡故王凝曰夫子

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又王績嘗謂馮子華云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

亦申其才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  
不該以爲歎恨耳原註見續荅馮處士書是則收蓋不遇而歿究

其蹤跡與河東道衡之子固判然爲二人矣然中說乃  
有內史薛公見子于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  
是矣汝往事之無失阮逸謂薛道衡嘗爲此官遂指內  
史爲道衡如此則薛收乃道衡之子也或者疑其書爲  
後人所附益故牴牾如此蓋龔鼎臣嘗得唐本于齊州  
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  
與阮逸異則附益之說庸或有之按隋本傳云道衡有

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  
于孺宅至于長成不識本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  
不及識之安得尚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之  
語此最可疑者

容齋續筆云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  
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  
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溫父  
名誠以戊字類誠字故諂之耳予按溫曾祖名茂琳戊  
正其諱耳今紹興府城隍廟有梁開平二年所刻廟記

稱城隍曰牆隍歲次曰武辰城戍皆以朱氏正諱而易容齋謂戍類戍字故司天諂之非也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

年鑄乾封重寶

原註重字當為泉字

以一當十予按宋孝武孝建

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文

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

皆以年號鑄于錢者非始于唐之乾封也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為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

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為明紀天之象王居

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按字書明從囧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按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囧其一從日是從囧從日皆可其字顯顯初非隱奧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為害理殆不可曉豈讀說文不熟耶殊可一笑

學林云矢以木為之亦以竹為北方以木南方以竹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為之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為矢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自古惟弓矢未嘗謂矢為箭後世

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若唐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予按揚雄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矢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爲號說文曰箭矢也列子曰烏號之弓綦衛之箭韓非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甲兵有餘奈無箭何司馬相如云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則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于傳記不可具紀而謂呼矢曰箭爲非斯言失之矣

陳正敏遜齋閒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爲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水但鷓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屬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海司馬彪曰縛于身浮于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鷓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經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吳曾能改齋漫錄載王安國夢遊靈芝宮予按此事本曾子固所記後來魏泰東軒雜錄全用子固之文但于末後添太常丞曾阜夢平甫一節爾又冷齋夜話亦記

之而略于二書子固文見于南豐雜識中蓋吳曾未嘗見此書也雲齋廣錄乃政和中李獻民所作其載平甫此事乃合曾魏二書併爲一段是吳曾非但不見南豐雜識于東軒雜錄亦未嘗見也

能改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圉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坎築神道此二事

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于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茗溪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寔起于漢柏梁臺非始于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茗溪漁隱叢話云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日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謝歸乃往見丞相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如何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人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

記之誤耶予按續通鑑長編天禧元年八月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門下侍郎注云沈括筆談載向敏中拜右僕射云云按此時宗諤已死五年矣自上卽位至今左右僕射凡有六人爲之敏中乃第七人也今不取詳此則存中之誤茗溪復不能詳考反以誤爲是予又按真宗以至道三年卽位明年改元爲咸平十月呂端免以張齊賢李沆爲同中書門下事然齊賢太宗時已嘗相獨沆自參知政事除蓋真宗卽位以來除相者實首于沆則名臣傳可考信不

誣矣

原註長編註稱宗諤者卽昌武之名也

程氏考古編云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者是也按此旣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栖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

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予按隋高祖開皇八年伐陳詔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勅又煬帝大業十一年詔往年出軍將居遼濱廟算勝畧具有進止又裴蘊傳云大小之獄皆詔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候蘊之可否也當是時不特用于奏御雖臣下亦通用之唐高宗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正以進止爲處分唐初已然非始于中葉也

程氏攷古編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于廟朝跪其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跪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以上皆程氏云予按男女之拜其初本一其後遂別禮曰男拜則尚左女拜則尚右是男女之拜皆一也漢劉熙釋名云拜于丈夫爲趺趺然屈折下就地也于婦人爲扶自相扶持而上下也是則當熙時男女已異拜矣世說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誅離昏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不肯還充舍郭氏欲就省于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則晉已異于漢孫甫唐書云武后欲尊婦人始易今拜蓋婦人拜昔嘗不屈膝矣武后時特復其制耳非創始于武后也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

名爲花押草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宋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

于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卻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尚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爲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馬永卿懶真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囊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

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爲兒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隴空使姦雄笑寧馨晉宋間人語助耳予按寧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

尚有此談晉人亦有單以馨爲言者世說劉惔謂殷浩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吳曾以爲有非馨香之義此誣鑿之甚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亨以協南人之音又近于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尚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

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乃悟寧馨卽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梁相去不遠故知所謂寧馨者卽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那生如此寧馨兒以此二者爲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鮑欽止王略帖贊云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頡歷籀化大荒烟華淡濃賦低昂一噫萬古稱天章鸞夸虬引鵠序行洞天九九歸遼陽茫茫十二小劫長璽完神訶命芾藏欽止自注云九九謂帖有八十一字十二小劫謂自

晉至今十二代也帖乃米元章所藏故欽止于末句及之此文辭語俊逸筆力超詣非後人所可企及惜乎以洞天爲九九爾按道家洞天自十大洞天之外有三十六小洞天故世有洞天六六之語欽止記之不審誤謂六六爲九九也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

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徐師川云山谷赴官姑熟旣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予謂山谷豈不知此困躓道塗不得不爾觀山谷之事則二公之言真有味也

史浩淳熙四年以少傅除保寧軍節度使奉祠賜第都下明年二月孝宗自德壽宮回幸佑聖觀蓋舊建邸也召公同宴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爲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昔甘盤卻無此樂公曰臣何人敢比甘盤上曰朕心術之正學有自得實由卿力此他人所不能知也公頓首謝公母冀國夫人洪氏上間必問動靜又特于洪夫人誕日拜公爲相尋又有御札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今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可與丞相同領此

意後公歸四明歲必遣賜金帛香茶爲壽眷遇之厚近世無與比者

太學士人黃樵以舍選當釋褐一日忽夢閱廷試榜己之上有宣義郎三字樵在學舍素負雋聲益以自喜意必爲首選也及赴淳熙十四年廷試揭榜樵在第三甲上一名乃宣義郎史彌遠書榜者于彌遠名下書宣義郎字偶連屬樵姓名恍然夢中所見也

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絕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鴈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煙十里人

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爲中司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樞密院使臣伴送公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煙深處忍分離追攀重見蔡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鳶共墮北轅應許鴈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有深意

李孟博莊簡公光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于瓊州未卒數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

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  
既寤知非其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  
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  
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飛烟丹臺路杳無歸  
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  
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李文簡公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順  
容李氏爲宸妃注云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創置予  
按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又來濟傳  
武后被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今別立  
號不可則宸妃之號創于唐高宗明肅之封章懿蓋據  
于此耳

乾道五年廷試未唱名之先參政鄭公僑夢升梯至一  
所梯傍皆雲氣繞之自念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未  
至間有大石橫亘于梯之表不復可進有頃疾風驟至  
石已在下僑遂履石直上及唱名僑爲第一次名乃石  
起宗也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當居上臨唱名始易  
之云

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擅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紀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爲嚴州今所刊元豐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爲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云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書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

文士厭于求索人以才藝名世者未嘗不役于人久之亦自以爲厭魏韋仲將善書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仲將懸橈上題之比下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文與可妙于墨竹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

者足相躡于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此一藝名于時尙如此況乎文章議論足以榮辱千古者乎嘗見歐陽公與劉道原手簡云某今日不入正爲凌晨稍涼爲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又一簡云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全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江氏鄰幾之家之翰孫甫也杜甫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二家子弟豈知此乎

王象先于鵝溪絹上作山水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後作畫多復滌去或以細石磨絹令墨色入絹縷沈珪作墨亦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

蜀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爲萇芝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蓋歷三歲子如楮實有文如龜背味甘酸可食今青城山范仙觀邛州蒲江縣崇真觀皆有之故俗傳以爲仙果蟠桃三千年一實世謂方士誇誕之言以此推之六合

之外世人所不及安知無三千年一實者哉

原註萇烏恢切或呼

爲環芝蓋語之訛也故臨邛記只作萇芝也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卽布種于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雲谷雜紀卷四

雲谷雜紀卷末

張右史特薦狀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知安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出屯田事臣張嗣古臣猥以迂愚繆當郡寄補苴罅漏粗竭瑣材退念簿書澳忍不足仰圖報稱惟有搜採人材上備選擇庶幾不負公朝甄錄之意臣伏覩迪功郎監安慶府樅陽鎮監轄倉庫兼煙火公事張溟資稟粹明學問該洽當官而行惟義之適廉介公勤不激不隨蒞事三年備罄勞能凡本府委送剖決民訟毫分縷析多

得其情而退然無營不自表暴前守楊楫漕臣錢文子皆器遇之稍加識拔必有可觀臣愚欲望睿慈特賜旌擢如後不稱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六年正月日奏狀

章尚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建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臣章穎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聽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覩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湜學術該通記問宏博

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伏繆舉之罪臣契勘嘉定十年分未曾舉人所舉張湜係是嘉定十年合舉第一員之數本官見在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嘉定十年正月十一日奏狀

蕭尚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臣蕭遠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覩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湜

性姿恬靜學問該深博考羣書多所是正尚淹常調未  
決公言臣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  
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其人在朝無食人  
祿臣照得嘉定十年分合于十科內舉三人已舉過一  
員外今來舉張湜係第二員合舉之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狀

趙尚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宣奉大夫天永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臣趙善堅准慶元令格節文應寄祿官自特進至

太中大夫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覩迪功  
郎前監潭州永豐倉張湜學問淵深操履端潔俾居獻  
納必有可觀今保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照得張  
湜前任監潭州永豐倉三考滿罷如蒙朝廷擢用後不  
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伏候勅旨嘉定十  
一年五月十七日奏狀

昔王原叔辯婁碑劉原父言入閣儀雖歐陽公亦歎服  
之則知博物洽聞之士世不易得而自昔以爲重也嘉  
定庚午予假守龍舒始識張君清源一見知其非碌碌

餘子比時愧倥傯不暇與之款曲他日以職事之郡試與之言凡予平生所得而未嘗與人言者清源悉能道之其于書傳間辯正譌謬旁證遠引博而且確非曾中有萬卷書未易至此予既嘉其爲人且慮其溺心于是反緩其所當行者因謂之曰士之于學非徒曰聞見博而已今既從仕要當究心政事以行其所學毋專于誦說可乎清源曰唯會旁郡有訟析費者幾二十年不決部使者下之郡予因以屬之清源一閱文牘曰得之矣卽呼二人者叩之甲曰某三衢人也紹興十三年從兄

嘗鬻祖產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輦而商且書約期他日復置如初兄後以其貴買田于淮不復歸今兄雖亡元約固存于法當析乙曰父存而叔未嘗及此父死之後忽稱爲約實爲不可清源曰此固然也抑豈足以折其姦而服其心哉復呼甲至謂之曰按國史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甲不能對其訟遂決又有訟田者餘五十年屢置對而不得其理清源驗其券乃政和五年龍舒民與陶龍圖者爲市因訊之曰此呼龍圖者謂何人曰祖父也清源

曰政和三年五甲登第于法不過簿尉耳不應越二年已呼龍圖此券紹興間僞爲以誣人尙何言哉其人遂俯服衆皆駭歎其他類此者甚多雖其敏識過人亦平時記問爲之助予始愧前之知清源者猶淺也會予持憲湘南欲請于朝以清源自隨清源以不便親爲辭予亦不敢強相別于宿松道中清源有詩云今朝執手難言處此去傾懷更有誰讀之殊不勝懷因取其所著雜紀識于後庶知予與清源非苟相知者也嘉定五年三月長樂楊楫書

春秋之世諸國交聘之際莫不觀應對于言辭之間覘賢否于威儀之頃問事以不知爲恥歌詩以不類爲非絳縣老人甲子之疑吏走問于朝師曠知其爲狄伐魯之年史趙以亥有二首六身爲言而士文伯知其爲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晉之諸賢各致其所聞而鄰國之諸侯皆知晉之有人噫學識于人不可無也如此金華張君清源年方盛而學愈進如百川之方至而不可禦郎中楊公通老篤學力行之士也一見而器之爲識其雲谷之編其所以期望于清源者豈止此哉穎嘗謂自

伏羲始畫八卦由是文籍生焉夫子屋壁之藏固已多于河洛之圖書諸子鼓吹之作尤盛于洙泗之簡編自科斗而爲隸古由傳授而失本真字畫之差殊篇章之殺亂與夫方言南北之殊地志古今之異鳥獸草木之夥器用名物之瑣細記錄之紛紜傳寫之脫略或一物而異名或一事而互見或一書成而糾繆繼之或一說出而辯誤隨之史籍所載不同于金石耳目所接或殊于簡牘清源悉從而纂輯之加訂正焉其爲書亦博矣穎自志學以來年少氣銳之時涉獵閱博浩無津涯蓋

晚而後悔其日力之可惜也清源以爲學之餘力致意如此它日之所編當且十倍于今雖然清源方策足榮途官無崇卑皆有職業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吾之所職者皆在所深長思也研覈事情之隱蹟而握其機審稽利害之源委而求其實清源必優爲之穎蓋以此書而占之矣嘉定甲戌臘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章穎序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于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

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葉適題

予自幼無他好獨嗜書之癖根著膠固與日加益每獲一異書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間所謂樂事無以易此雖陰陽方伎種植醫卜之法輜軒稗官黃老浮圖之書可以娛閒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至其牴牾訛謬處輒隨所見爲辯正之獨學孤陋詎敢自以爲然以故棄而弗錄他日閱洪文敏公容齋隨筆往往多予所欲言者乃知理之所在初何間于智愚哉而公以戊爲武

謂司天之諂朱溫以秋寺雨聲之句爲李頎所作怪賞魚袋之名不可曉言玉蘂花至彌亘山野如此之類亦疑公考之未詳深恨其生也晚不得陪公談塵丐一言以祛所惑太息之餘曩之貯積于方寸間者于是悉索言之非敢以千慮一得爲誇蓋將識所疑而求諸博聞之士相與質正焉凡同于隨筆者不錄又往歲嘗紀所聞雜事數條因取而合爲一編雜然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雜紀時嘉定歲在立默君灘仲春單父張溟清源識

雲谷雜紀卷末

